

晉乘蒐略

卷二十四



13086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晉書卷之二十四

晉書

晉書

章宗承安元年宋寧宗慶元元年也

時金爲

北鄙阻

鞞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國勢日弱羣盜蜂起宋人時議北伐以圖恢復金主亦嚮武功謂宰臣曰武經具載攻守之法多難應變丞相清臣曰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不克金主曰學古兵法如學奕棋未能自得於心用舊陣勢以接敵敵所應與舊勢異必不可支然能知古法猶愈於不知未嘗不講求兵要思自樹立矣然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一

疏忌宗室傳授非人金源氏從此而衰按金初用兵如神部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佃漁射獵勞其筋骨能耐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常能以寡勝衆其時猛安謀克雜厠漢地聽與漢人婚姻以相固結後漸以兵柄歸其內族及內族旣多轉相猜疑卒自戕賊強本刊落淳風鏗薄實自章宗開其端也忠孝等軍皆市井無賴假以兵柄逞雄構難蒙古卽乘間而取東勝以窺太原猶金之取於宋同軌合轍也

金承安元年宋禁用僞學之黨從胡絃言也絃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絃不能甘及爲御史銳意以擊熹爲已任奏令僞學退伏田里於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哀然亦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令鑒察遂詔監司薦舉必聲明非僞學之人鄉會試漕司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五字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學易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學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金承安五年宋慶元六年也六月故秘閣修撰朱熹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二

卒時攻僞學日急熹與諸生講學不休或有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寢而卒年七十一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幹李燔字敬之南康建昌人張洽字元德臨江清江人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黃
顥字商伯南康都昌人輔廣字漢卿本河朔人後居
秀州

承安中劉祖謙爲監察御史祖謙字光甫安邑人承
安五年進士歷州縣有政蹟至是爲侍御以鯁直稱
正大初爲右司都事除武勝軍節度副使召爲翰林
修撰家多藏書金石遺文略備父東軒工畫故祖謙
以鑒裁自名信筆作簡牘尤可觀一時名士如雷淵
李獻能王渥皆遊其門得人一詩可傳必殷勤稱道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三
惟恐不聞人以此稱之

承安六年太原行小鈔河東北路如之勅在官母得
支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
錢院務商稅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時民以
錢貨屢變嗟怨聚語於市仍令人捕告聚語者又令
民間交易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母得用錢須立
契者河東以五分之一用鈔沮法者以違制論命按
察司督其事以鈔法流通爲稱職河東宣撫使胥鼎
言今物力重弊在於鈔室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

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爲名量民力徵歛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然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敝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於江淮錢多入於宋矣宋人以爲善而金人不禁也識者惜其旣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錢鈔兩失日益困敝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四

通志金狀元劉海太原府興州人仕至河南府尹死於國難子孫遂家河南按選舉志金世科目得人爲盛承遼後凡事欲軼遼兼取唐宋進士之制而損益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法亦加密海躬逢其盛狀元之名見於正史別傳而海無傳縣志載海從祀廟廷居縣之沙蓬窠而未詳死事始末元遺山爲劉昂立傳而不及海文獻無考僅存其略明嘉靖中俺答入偏關李瑾敗績於偏關之劉海莊當海別墅也昂事載元史本傳元遺山中州集云昂字之昂太原

府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以科名相踵者七世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輕便巧麗爲場屋捷法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李屏山故人外傳曰之昂早得仕年三十三省掾考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人謂卿相可坐致矣術士言之昂官止五品之昂不信也俄丁母憂爲當塗者所忌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薦其才者承安中爲國子司業會議錢幣不決泰和初擢左司郎中緣執政賈鉉事降上京畱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金泰和元年重修汾州畢宿廟許安仁畢宿廟記略云魏地隘狹土坡山岡歲時雨常不足凡山澤可行雲雨境內諸神之祠遇有水旱求無不至汾州圖經載城北一里畢宿廟自景德以前有之畢八星左爲天綱趙地冀州之域分野所在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金時尤重農功加修禱雨之廟勤民事也

泰和三年潞州有大鳥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赭冠雞項尾闊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

躡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卽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爲動俄有大鳥如鵬鷲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爲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畱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糞迹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按金五行志泰和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於臺上據此則大鳥在武安非潞州事然潞與武安比鄰山嶺相連其在武安之山與潞共之鄉民引以爲重繫於潞州之下非無稽也

泰和元年諭有司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仍著爲令命給米諸寺自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十五日作糜以食貧民

金史泰和三年冬無雪正月遣官祈雪於北嶽明一統志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卽北嶽也尙書大傳作宏山寰宇通志恒山有太元之泉湫則有龍湫井則有滌井石則有石脂圖窟則有飛石窟前人標其

勝概爲十八景惟大茂山天風嶺或以爲支山或以爲恒頂不可考云名山記大同府渾源州恒山爲北嶽水經謂之元嶽舜北巡狩至於恒山卽此其頂名天峯嶺嶺下建北嶽

泰和八年帝以北邊無事召東北路招討使還仍置招討副使於邊詔有司苗稼方興遣官分道巡行農事以備蟲蝻史稱章宗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勤民事定官制修禮慎刑成一代治規亦可謂有志於爲治然以傳授非人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七

徒爲文具而不得爲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

大安元年馮延登爲寧邊令時雹害稼民艱於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世業醫幼穎悟旣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屢擢至寧邊令貞祐二年補尚書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元光正大間累遷國子祭酒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至元令招鳳翔帥降對曰臣奉書請和招降非使職也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卽死爲愈

也明日復問語如初執義不回旨諭汝罪應死但無殺使者禮汝愛汝鬚髯猶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累擢至刑部尙書元兵入汴被執不辱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金大安三年元兵至忻代大掠崞縣

大安三年蒙古取金東勝武朔諸州夏人乘金有蒙古之難寇葭州邊境抄掠不止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嘗爲蒙古所攻求救於金時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八

太原大饑斗米錢數千流殍滿野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之旋去

大安中王擴僉河東北路按察事請太原代嵐三軍州府長官通掌資儲時按察兼轉運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軍興糧道軍府得而制之故擴有是議又言分軍守隘兵散而不成列聚之隘內合則勢重餽餉歸一途主客勞逸之策得矣疏入不報移刺塔不也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爲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縣屯兵少不可守矣

大安中趙重福爲滄州鹽副使重福字履祥豐州人
通女真誥院令史累遷陝西東路都勾判官同知陳
州防禦事宋謀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
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
有倉皇失措者執之果泉也至是改滄州鹽副使歲
饑民煮鹽鹵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寧
使課殿不忍殺人歲滿課殿三司使按知其事薄其
罰大安三年還都水少監行西北路六部郎中治密
雲縣貞祐二年以守密雲功遷同知河間府事行六
部侍郎攝河路兵馬都總管河間被圍福勸其父老
子弟强者戰弱者守會久雨圍乃解去遷轉運河東
北路人皆安之以老子告致仕卒

大安中武都爲太原府治中都字文伯東勝州人大
定二十六年進士調陽穀主簿遷商水令縣素多盜
凡姦民嘗縱火行劫椎埋發塚者都皆廉得姓名勝
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累遷中都路轉運副使
至是除太原治中民安其治大安三年以勞遷西京
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尙書旋以備禦西京有勞

召爲戶部尙書中都戒嚴都彈壓中外軍民適以酒
醉褻衣見詔使解職中都解圍爲河東路宣撫使俄
以參知政事胥鼎代之興定元年以疾卒於官按金
史列張奕趙重福武都入循吏傳奕當通判歸德時
齊兵謀爲亂奕選丁壯授以兵扼其要巷開小南門
以示生路亡匿略盡誅其首惡顏魯補欲根株餘黨
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亂不得作而株累盡捐全活
奚翅數萬人非一手一足之烈也豐州東勝皆在朔
北極邊荒殘之地重福與都生長於此親歷民間疾
苦及閭閻細瑣愁困之事故能洞燭民隱所在加意
軫恤重福理鹺政寧使課殿而不殺人文伯治姦民
勝姓名於通衢而自不犯深得辟以止辟之道非以
煦煦爲仁也穆宗時令諸部不得稱都字董諸部始
列統屬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如郡縣置吏
之法太宗分置守令遣廉察之吏循行四方休養生
息民物滋殖循吏迭出宣宗尙刀筆之習嚴考核之
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風邈焉無傳天地之大德曰
生未有法令嚴酷而可成治者也

崇慶元年奧屯襄克西面經略使詔太原嵐州有警急約爲應援先是襄上言新設經略移文河東太原取軍馬大數並稱非臣所統太和嶺諸隘控制邊要行帥府分臣兵移戍真定現兵不足以守禦詔帥府還其精銳三千七百人備太原嵐州時道路梗塞左都監蒲察阿里率師繇太原至正定赴援抵中山不克進百官志金設西面經略使駐代州

至寧元年蒙古分兵掠太原所至郡邑皆下自是金迫於蒙古南遷趨汴勢日蹙矣五行志河東大旱饑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斗米有至萬二千錢者

十一

宣宗貞祐元年元分兵拔金河東諸州郡初真德秀請絕金疏云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險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能如劉聰石勒之據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均非我利也至是拔金河東諸州郡遂有唇齒之憂矣

貞祐初元兵大入詔舉有將帥才者俾募人自將衆

推王晦應舉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自喜常慕張詠之爲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長葛主簿有能聲累官戶部郎中至是應舉募得死士萬餘統之嘗攻牛欄山解通州之圍遷翰林侍讀順州受兵晦召兵不至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爲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邪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邪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詔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

貞祐元年蒙古遣將自碗子城南下澤潞皇輿考碗子城在太行山麓有碗子城舖北與柳樹隘相撓其南卽河南河內縣長平舖也

貞祐二年以楊沃衍爲武州刺史沃衍朔州靜邊官莊人少嘗爲北邊屯田小吏元兵入境沃衍率部族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溝有衆數千推沃衍爲招撫使

號其溝曰府徒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元兵戰連獲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劫官軍捕之拒戰不下轉走寧隩武朔寧邊諸州民以爲病至是遣人招之沃衍卽率衆來歸遂使守武州武州屢經殘破沃衍入州未幾而元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旣而朝廷以武州終不可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岢嵐州以武功升本州防禦使俄升岢嵐爲節鎮以沃衍爲節度使優詔褒之沃衍奉詔卽以身許國曰爲人臣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丈夫也貞祐三年奉命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涇邠隴三州元兵破西夏長驅南下沃衍部將劉興哥驍勇人呼爲熱劉沃衍同率兵往來邠隴間屢獲勝故元軍猝不能下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劉勝降元勝入鈞招衍衍初以善言撫慰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一死耳卽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時年五十二按是時邊境置兵之州三十六綏德保德環葭隩寧邊東勝皆宿兵環衛重西北之防

至棄武州不守而外籓盡撤於是忻代朔武皆入於元嵐州獨守河津孤危之勢成不難一鼓俱下也

貞祐二年以田琢爲同知忠順軍節度使經略山西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申明昌五年進士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貞祐二年中都城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集義勇始授職使經略山西琢與宏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道還蔚州用伏甲路側將邀殺之琢知其謀自外道入定安用遂入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劫府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四

戰敗之用脫身走蒲察縛送中都殺之是時候摯提控紫荆等關隘朝聞蔚州亂欲以摯代琢守蔚州丞相承暉奏田琢實得民心諳練山西利害仍以琢守蔚琢至蔚誅與用同惡數人復遣沈思忠招宏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分屯諸隘時完顏伯嘉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奏田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於宏州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雷

守事獨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勅二十道許擇有謀
略者充州縣制可賜琢姓完顏氏令分兵屯代北同
知太原府幹勤合打奏琢恃與宣撫使伯嘉雅善徙
居代州肆爲侵掠伯嘉遣臣護送糧運於代州臣請
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半無鎧仗臣復爲言伯嘉
怒臣榜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効伯嘉挾私陵
轢無復宣撫同僚之體上以防秋在邇太原重鎮詔
令戮力同心勿以私忿廢國事而河東行省胥鼎言
河東北路宣撫使完顏伯嘉屢言同知西京畱守兼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臺州刺史完顏琢可倚之以復山西朝廷遷官賜姓
令屯代北扼太和嶺今聞諸隘悉無琢兵琢盡挈太
原之衆保五臺剽掠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內地分
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奏至遣官體察琢軍令太原
帥府烏論德升召琢定議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
州諸險拒戰甚力其衆烏合非琢不可制而鼎復奏
稱古里甲石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於忻
代定襄間恣爲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
雖云不煩官廩實則攘劫已據石倫言令帥府禁止

之矣宰臣復奏所遣官自忻代來不見劫刺之迹惟如德升言便從之時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實陝西伯嘉上疏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不易取也頃之召還伯嘉入奏曰自兵興以來河東民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爲他人所主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踰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貞祐四年伯嘉去太原後完顏琢寓軍平定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閻德用充本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六

州提控德用桀驁蓄姦謀鐸不能制委曲容庇之興定二年德用率所部掩襲殺琢及官屬程桂等百餘人遂據石仁寨鐸懼挈家奔太原閻德用遂據平定州十月詔誅范鐸興定元年四月戊午平定州賊閻德用之黨閻顯殺德用以其衆降按是時西京已失當破亡之餘收烏合之衆獨守窮邊又無官廩接濟其不擾累者幾何若不籌處置之宜而但悚以危辭至盈廷聚訟卒何嘗有濟國事迨伯嘉去太原琢不能自保其身國之無政已甚所以日路於敗亡也

貞祐初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陝五
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爲左翼前有絳
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
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
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
無宮室不及汴議遂寢遷汴後二三年棄河中不守
後旋修復使板訛可守之元主自將攻河中十二日
河中破板訛可敗歸論如法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
元帥左監軍行河中府尚書省元帥府控制河東嵐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州帥古里甲完復河東命行省晉鼎領兵赴河中分
京畿戍卒萬二千河中民兵八千屯潼關而潼關亦
不守國勢日蹙按金以孤軍守河東不能禦元人南
下之勢而其敗總由遷汴棄厥本根而枝葉隨之俱
落初徒單鑑言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宋真西山
亦言蒙古之圖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
獵必從之未幾全齊不守魏博內附一舉旣失全局
瓦解蓋踞建瓴之勢北可以御南而南不易防北不
獨河東不能守也魏失於遷洛而金亡於遷汴先後

如出一轍豈不以人哉

貞祐中胡天作爲管州刺史管州今靜樂縣也天作
字景山管州人初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授管州刺
史興定二年遙授同知太原府管州刺史如故是歲
平陽失守改同知平陽府事天作至復取平陽是時
晉安嵐州皆有帥府天作言汾潞置帥府平陽大鎮
所管州縣不下十萬戶復業者相繼不絕過汾潞遠
甚宜一體置之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
都監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焉天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七

作請以晉安府之翼城縣爲翼州以垣曲絳縣隸焉
置平水縣于汾河之西朝廷皆從之初軒成本隸程
琢麾下琢死成率衆保隰州以爲同知隰州軍州事
兼提控軍馬成增繕器甲招納亡命頗有他志是時
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請增置要州縣以分其勢
隰州之境蒲縣最居其衝可改爲州隰州之件城鎮
可改爲縣選官守備詔升蒲縣爲蒲州以大寧縣隸
之件城鎮爲件城縣天作守平陽凡四年屢有功元
光元年青龍堡危急詔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

兵民皆潰執天作出降詔張開郭文振招天作天作欲脫走元人覺而誅之天作死以史詠權行平陽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詠父祚藏於窟室索出之使祚招詠祚自縊死詠徙其軍於解州河中府貞祐三年九住爲武州刺史元兵攻武州不下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河北皆陷已得汝家屬不降且俱殺之也九住曰以死報國違恤家爲城破力戰而死今五寨縣地有金刺史完顏九住殉城碑武州軍事判官唐括李果速借九住殉節碑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六

貞祐三年改寧邊州隸嵐州徙朔州民屯嵐石州朔州失守吳僧哥復取之朝廷以朔孤城難守遷朔軍民九萬餘分屯嵐石間未行而元兵至朔州僧哥與迪刺燕曹戰七晝夜元兵稍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數十里僧哥力憊馬蹶死通志寧邊州在東勝州東南三百里金置鎮西軍

貞祐三年詔河東長貳官訓練隨處義兵鄰境有警責其揀援沿河州縣訓練不時者論如法時兵制已壞唯事選募沿邊戍軍不能充伍復徵代州戍兵五

千爲禁軍從胥鼎言畱代禦邊以屏太原初徙奚人
遙輦昭吉牙九猛安之兵於代北曰奚軍而未得其
用又以邊事方急詔河東世襲蕃部巡檢如猛安謀
克例罷其俸者仍給之邊郡弓箭手有才武出衆獲
功未推賞者令宣撫司覈實以聞

貞祐三年以胥鼎爲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鼎字和
之繁峙縣人持國子也第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入官
以能稱累官至尙書右丞宣宗南遷畱爲汾陽軍節
度使兼汾州觀察使至是改知平陽府兼河東南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九

兵馬都總管時議起代州戍兵五千鼎言代爲邊要
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
代爲籓籬豈可撤去詔如所請又言朝廷令臣清野
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清野當先北而
後南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旣清兵無所掠勢當自止
元兵來始於北若穀草委積於北而清南路是資兵
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旣而大兵果
出境帝以鼎坐鎮方面式固邊防優詔褒獎明年正
月元兵略霍吉隰三州復以步騎六萬圍平陽急攻

十餘日鼎遣兵屢却之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續至六千餘俱令復業凡被俘未歸者多方招誘已歸者請優加存恤旋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於平陽時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而牛種缺乏莫能耕稼諸郡方搜括餘粟誘人告訐鞭箠械繫所在騷然鼎以瘡痍之民重罹困苦是兵未來而先自敝也奏急止其事鼎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無邀阻粟麥過河聽其輸取以紓解州之急從之又請潞州帥府無搜括遼沁諸州餘粟又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請霍州回牛鳳樓嶺諸阨戍卒量畱偵候餘悉遣歸又請潞州元帥府鬻爵恩例增益其條如中都時而行省行部量民力徵歛交鈔鼎所言皆利益民兵不爲高談虛畫事胥允行又言臣近遣太原嵐官軍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烏古能德升甚言失計臣以爲德升所言可取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饋運爲勞民將流亡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遂止其事興定初選河東兵伐宋鼎言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烏

合之衆素非練習遽使從征難保決勝雖得其城內
無儲蓄亦不能守以不練烏合之衆深入敵境進不
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逃遁嘯聚爲腹心患進討因糧
於敵事不可必隨軍轉輸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戶
賦役繁重困憊失業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
爲招募誘以厚利使爲鄉導伺我不虞突然入寇則
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也興定三年八月鼎言
臣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令百里之內止畱桑棗
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妨民事且一朝警急其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伐木適以資敵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徒勞
無益而都監言奉旨清野臣愚不知其可詔從鼎言
興定五年六月晉陽公郭文振言樞府每檄臣會合
府兵進戰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自
保不暇若不卽遣兵爲援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
非計也前平章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素隆河東人樂
爲用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人皆響應
易爲恢復疏入不報按鼎當宣宗南遷之時國勢搶
攘非甚有紀而鼎控制河東經營守禦之艱難可謂

不遺餘力矣宣宗得免敗亡鼎與有力焉鼎通達吏事爲政鎮靜治軍河東卹民整伍隨時所宜人樂爲用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遣兵拒戰屢敗元軍史稱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賢才之有益於人國豈尠鮮哉

貞祐四年元兵攻下霍山諸隘興定四年正月丁酉元兵下好義堡霍州刺史移刺阿里合等死之詔贈官有差元光二年五月乙卯權平陽公史詠復霍州及洪洞縣元壬午秋七月進兵克三清巖入霍邑山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堡遷其人於趙城縣

貞祐四年正月壬申太原元帥監軍烏古論德升招其民降北者得四千三百三十餘人三月金徙武朔吏民於嵐石按當時爲河朔之議者有以河朔州郡旣破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陝朝議蒲解於陝西有襟喉之要若盡徙其民是自撤籬籬遂止其議今徙武朔吏民於嵐石亦猶是矣外防盡撤太原後障已空不啻引賊入室元兵所以鳴鞭而入并也

貞祐四年九月元兵圍太原先是樞密言元兵自飛

狐南下其意在直趨河東請嚴爲之防卽時習練各路義勇兵馬俾緩急有用以備非常至是元兵攻代州經略使奧屯醜和尚戰歿乃自代州神仙橫城及平定承天鎮諸隘進攻太原宣撫告急詔發平陽河中宣撫使兵援之時太原兵力不給援軍無繼遠近騷然奸丁叛將乘間竊發明年隴州振威軍萬戶馬寬逐其刺史李策據城叛遣使招之乃降已而復謀變州吏擒戮之夷其族

金貞祐四年十月招射生獵戶練習武藝知土徑者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分屯陝虢要地天興元年正月闕鄉行省元單兀興從虢入陝授汴同華閩鄉諸州縣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元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食粟游騎至殺掠不勝計又遣運潼關閩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義軍張信侯三集壯士三百餘保老幼立水柵元將忽魯罕只乘淺攻之不能克遇速也船至卽降元兵得此船遂破侯張殺戮殆盡

貞祐五年元軍破東勝州伯德宸哥招集義軍披荆

棘復立州事興定元年詔宓哥遙授武州刺史明年
眞授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絕宓
哥率衆潰圍走保長寧寨九月復被圍力屈而死自
是始撤西北之藩矣

貞祐末元兵南下臨泉令袁湘夜載鴟夷濟河欵索
罕營降穆呼哩曰此平定夏國之兆也升臨泉爲大
定府臨泉卽臨縣宋升葭蘆吳堡二寨爲晉寧軍以
石州之臨泉縣隸焉

貞祐末元兵入忻州燬民居宮宇並遭殘燬州西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之天慶觀掃地無餘旋卽修復元好問建天慶觀記
略吾州九龍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
以稱故以廟學道院鎮之道院舊傳爲唐七聖觀蓋
天寶八年元宗親謁太清宮上聖祖元元皇帝尊號
爲聖祖大道元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
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元元像事
之五帝列侍左右杜工部洛城謁元元廟詩有畫手
看前輩吳生遠擅塲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之句
爲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元宗肅宗父子乃得爲

七是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乎元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人以魯靈光比之元元像則搏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者舊謂出神人之手宜不妄也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爲祖起祠殿於元元之左撤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厨廊廡過唐舊之半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迨貞祐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而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州將樊侯天勝力復元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

興定元年九月辛卯元兵徇隰州及汾西縣元光二年四月癸酉朔復霍州汾西縣

興定元年張開授澤州刺史開本姓張賜姓完顏氏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爲固守累功遷同知觀州軍州事嗣南京不守被召入衛至是授澤州刺史復充潞州招撫使嗣復以開權昭義軍節度使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封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焉元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旣而

潞州危急開奏封建公府以固屏翰今胡天作出平陽郭文振南徙河東公府獨臣與史詠而已乞升澤沁二州爲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爲忠昌軍沁爲義勝軍林州巖尖寨衆亂逐招撫使康塘推杜仙爲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瑞爲副代領其衆又奏比聞郭文振就食懷孟史詠徙解州高倫遷葛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領孤軍內無儲侍外無應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間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爲舊公與匹夫無異天興初起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復與劉益爲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攻衛州敗績于白公廟是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爲民家所殺金興定元年宋嘉定十年也宋孟宗政爲京西鈐轄宗政字德夫絳州人自幼豪偉有膽略常出疆場間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補棗陽令轉京西鈐轄至是金人來犯宗政率忠義三軍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躡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

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移權棗陽軍初
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
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嘉定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
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
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
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
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
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
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七

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
甕澗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
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
石工晝夜埒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
燬樓掘深坑防地道泐戰棚防城隕穿窬才透卽施
毒煙烈火鼓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剗土
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
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
餘尺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疆

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
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中軍以長戈舂其
喉殺之敢勇城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燿焰金將
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夕死傷踵接梯
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
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十五陣矢石交下金兵死者千
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
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內外
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
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
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
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
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
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
爲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迺於西
北濠外瀦水爲濘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
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剏屋與居藉其勇壯號忠順
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

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

歸潛志高丞相汝礪字巖夫應州人宣宗南渡拜參知政事遷左右丞進平章事右丞相封壽國公金國以來書生當國者惟公一人史稱汝礪慎密廉潔能結主知在位十餘年規守格法循默避事未嘗有譴訶時不無微議云明一統志金高汝礪墓在應州城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興定元年七月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知府事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屢出兵禦戰道復通九月乙未元兵攻城北簸箕掌寨薄太原城旁掠交城清源還攻太原府下太原之韓村砦二年八月戊申穆呼哩自太和嶺徇河東復攻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爲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自縊死其姑及妻皆自殺義烈著於一門

時節度使完顏恩徹痕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富拉塔守潞州城破皆力戰死克完其節

興定元年以古里甲石爲鎮西節度使統攝河東北路以元兵屢自北出也石倫爲人勇力善戰而剛悍自用任太原府判官與從宜完顏議拒守不合措置失宜敵因大入詔分統其衆遷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差等均如所議嗣遷河東宣撫副史言宣撫使烏古論禮不肯分兵禦敵劾其不法事詔禮罷職元兵圍忻州石倫率兵往援以兵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護其民入太原招降北者四千餘人徙武朔吏民於嵐石因詔諭曰朕初謂汝勇果爲國盡力倚以濟事聞汝嗜酒不法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曾言之此尙細事若不救汾州罪亦不細當戮力掩前過至是遷鎮嵐州上言去歲北兵入嵐州境官民將士悉力扞禦卒能保守無虞向者河東內郡皆駐精甲實以資儲視邊城尤爲完富然寇兵一至相繼淪沒嵐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協同表裏相應遂獲安帖當大軍初入郡縣倉皇非帥府控制則隩管保德岢嵐

寧化皆不可知矣乞量加旌賞俾益盡力是時石倫駐太原之西俟諸道兵至進戰脅從人頗有革心詔給空名宣勅隨宜遷注以招誘之石倫復言向者太原旣破兵入內地臣謂必由龍州谷入太原故請扼其歸路旣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攜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咸謂敵不久畱且望官軍復至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豈能久抗夫太原河東之要郡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吾郡縣未殘者則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爲邊臣竊憂之故復請兵圍戰守遣提控石盞吾里忻等領軍以往敵勢頗重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乞命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糧更合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又言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爲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軍士有功者卽以時注授執政以爲賞罰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下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略盡而

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不以重賞誘之恐不爲用衆不可用則太原不可復平陽之勢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孰重於是詔從其請自太原治中及他州從七品以下職四品以下散官並聽石倫調遷明年二月方山土寇剽掠旁縣嵐州帥府石倫遣石州兵五百權屯方山勦之且備嵐州同知蒲察拒而不發石倫奏論之並言近領兵將取太原委石州刺史納合萬家權行六部而辭以他故幾誤軍糧約武州刺史郭憲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率所領併進憲亦不至臣猥當方面之任而所統官屬不稟從乞嚴加懲誡庶人知職分易以責辦宰臣惡之乃奏言石倫身兼行部不自規畫而使萬家住來應給石州無人恐亦有失武州邊郡正當兵衝使憲率軍離城敵或乘之孰與守禦疏上帝切責石倫史稱石倫善戰而好犯法屢見廢逐晚起爲將卒死於難比於數奇之李廣石倫非廣匹其敗衄亦由自用專聞大帥而輕遽從事固難與料敵而果於自用者每以偏聽生奸信嵐州人高珪之言卒爲所賣以

至投井死亦可傷已是年方山故城徙治積翠山
金興定元年十二月甲辰朔元兵攻潞州都統馬甫
死之二年六月己酉苗道潤所部兵請隸潞州元帥
府詔河北行省審處之九月乙亥元下太原府初蒙
古以穆呼哩爲太師經略山南分鴻吉哩等十軍及
番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
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
都南下所至皆下之

金下潞州復叛宋兵號十七萬骨朮突合速拔离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皆被圍突合速麾軍士下馬力戰遂潰圍而出
興定中夏人攻綏德州駐兵於挂天山完顏合達將
兵擊之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進
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因言諸軍官
以屢徙故處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
際遂至敗事史稱近世儒者考據西北地形皆以臆
度言之不知地形不能言行軍之竅要况於治軍耶
治軍之道地形熟而戰勝攻取出入之勢瞭然在目
然後往無不勝是時夏人窺伺內地雄據西北而不

能設險禦變未可言勇勝敗之常不足論也

金興定二年蒙古兵出紫荆關與張柔戰於狼牙嶺柔馬跌爲蒙古兵士所執柔苗道潤將也道潤爲賈瑀所殺柔怒而攻瑀遇蒙古兵遂爲所執初不屈以二親尙質於燕京遂降蒙古以爲河北都元帥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北郡縣多降蒙古

興定二年平陽不守行省參政李革死之革河津人興定初代胥鼎爲河東行省太原兵關食革移粟七萬石以濟之十月平陽被圍城中軍不滿六千屢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陽霍三州不時至城陷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革歎曰吾不能守此城何面目見天子遂自殺力竭守死無虧臣節矣

興定二年升合河縣爲興州時元人急攻太原西夏伺釁竊發興州沿河置鎮三曰合河津乳浪砦鹽院渡以扼其衝升縣爲州猶尙保寧化皆升爲州也是時河東北路忻代寧化東勝諸州并受嵐州帥府節制河外葭州亦屬焉興州爲帥府右臂守沿河諸津

外蔽太原元兵數擾東勝武輿興爲州以兵守之外雖壯其聲威而單外之勢已成矣

興定二年元兵徇東勝州旋下武州軍事判官郭秀死之

興定二年六月甲辰石州賊馮天羽衆數千據臨泉縣爲亂帥府命將討捕之爲賊所敗旁郡縣將謀應之州刺史紇石烈公順赴以兵天羽等數十人迎降公順殺之餘賊走保積翠山遣將王九思攻之不下詔國史院編修官馬季良持誥勅金幣往招之比至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九思先破柵殺賊二千人餘復走險已而其黨安國用等詣季良降者五千餘人就署國用同知孟州防禦使事以次遷擢有差分其衆於絳霍間

金興定二年六月甲辰樞密院言諸道表稱元集兵應州飛狐將分道南下觀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陝西河東各路義士土兵蕃漢弓箭手宜於農隙教閱以備緩急

金興定二年八月戊辰元兵取隰州三年軒成保隰州招撫使胡天祚請增置要害州縣以分其勢乃升

蒲縣爲州轄大寧件城鎮爲縣五年元兵由丹州渡
河圍隰克之元光元年十月牛心寨僑治吉州木華
黎自隰州攻拔之已卯木華黎以谷里夾打爲元帥
攻拔石隰州擊絳州克之庚辰木華黎由葭州渡河
西行北路都元帥哈剌拔都迎之道破隰州及懸窰
地洞諸寨辛巳十月金復取隰州以軒成爲經略使
已卯秋八月木華黎復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畱合
尹統蒙古軍鎮石隰間以田雄權元帥府事軒成據
隰州元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李守正往擊之中矢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傷足

金耶律塗山從宗翰爲先鋒至汾州遇宋將折家軍
請濟師併力破之

金興定二年趙城縣民閆張開通利渠自石字村置
堰開渠灌石字馬牧二村及洪洞臨汾三縣地二百
餘頃渠舊名閆張在趙城縣城西三里縣西山溪諸
水匯流成河曰第一河西流經蒲縣大寧入黃河霍
山南麓之水曰霍水趙城縣志唐貞元中引霍泉分
二渠名北霍南霍以十爲率趙城得七洪洞得三宋

慶歷五年二縣相爭因立碑爲定制北渠分爲三道
灌本縣永樂等四十六村田五百九十二頃有奇西
北入汾南渠分爲五道一曰南霍一曰九成與南霍
通一曰小霍灌本縣道覺等四村洪洞曹生等十三
村田一百六十餘頃一曰大霍一曰清水亦合北霍
諸陡門及截大蟲堰郭北澗諸水而成灌本縣營田
等北村洪洞苗村等六村田一百三十五頃有奇

宋富鄭公通判絳州建嵩雲亭於州治之園池士大
夫皆重之絳守居園池名重於絳而嵩雲亭悠然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七

山下俯清流鄭公有詩云平地煙霄此半分繡楣丹
檻照清汾風簾暮捲秋空碧剩見西山數嶺雲

興定中趙益爲壽陽令駐兵榆次益太原人讀書肄
業元兵入境益鳩合土豪保聚山砦屢戰有功至是
晉陽公郭文振署爲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
衆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
獲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擢同知府事
兼招撫使元光元年八月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
可支迺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於井遂自殺

贈河東河北路宣撫使

興定二年元兵入霍州賈邦憲保於松平寨邦憲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質直有勇略元兵攻河東邦憲集居民爲守禦計旣而元兵大至居民悉降邦憲棄其家獨與子懿保松平是時權知州事劉珍亦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憲輒以衰老爲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爲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憲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自到贈奉直大夫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興定二年九月戊子元兵徇汾州節度使完顏訛出虎死之十二月乙卯以禮部侍郎抹撚胡魯刺爲汾陽軍節度使

興定二年十一月甲申河東南路隰吉等州聽絳州元帥府節制十二月己亥朔升絳州爲晉安府總管河東南路兵降平陽爲散府河東路安撫使蒲察婁室復取平陽晉安三年十一月戊午元兵下晉安府行元帥府事工部尙書粘割貞死之四年三月僉樞密院事完顏養不奉詔出兵河北招降晉安權府事

皇甫珪正平縣令席永珪率五千餘人來歸得糧萬石時河北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塞力戰破敵者衆饗不上言此類忠赤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厲人心乞量加官賞敵來爭先効用矣奏至得旨卽命有司遷賞之四月遷樞密副使五月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陽二城完顏賽不遣使來獻捷御史烏古論胡魯劾其縱將士虜掠上以賽不有功詔不問賞議亦寢

興定二年十月丁巳元兵攻澤州五年正月丁酉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三

兵攻天井關

興定三年三月元兵下嵐州鎮西軍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初仲溫遷鎮嵐州時中都被圍遂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赴救馳驛如平陽不能進吏民爭畱之仲溫曰平陽巨鎮易守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鎮已而元兵大至城破不屈死

興定三年八月丁丑元兵下合河縣縣令喬天翼死之通志天翼爲合河令元兵陷城不屈死嘉靖三十二年提學閔公以天翼蒞政有功臨難死節請登正

祀

興定三年詔太原等路州縣闕正授民令民推其所愛爲長從行省量與職任

興定三年三月丙午給空名宣敕及金銀符付嵐州帥古里甲許便宜遷注以招脅從

金興定三年六月保德州振武軍萬戶王章弩軍萬戶齊鎮殺其刺史孛術魯銀朮哥仍滅其家脅官吏軍民同狀白嵐州帥府言銀朮哥謀不軌鎮西軍節度使古里甲石倫察令同知州事把蒲刺都圖之蒲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四

刺都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飲擒而族誅之命行省胥鼎量宜遷賞仍令蒲刺都攝州事撫安其衆

金興定三年遣近侍局直長溫敦百家奴刑部侍郎與屯胡撤合徙吉州之民於丹州以避兵絳州民重遷遮道控訴百家奴令召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必見強乃譟入州署殺百家奴胡撤合畏禍徇衆與會飲樂盡日衆肩輿導擁護呼拜謝而去後治罪金末年於牛心寨僑置吉州吉隰便宜經略使集兵守之

興定三年十月郭文振與完顏開合兵復太原文振
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貞祐四年昭
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請升遼州爲節鎮以遼城郭
人戶不稱節鎮而文振有功當遷乃以本官充宣差
從宜都提控文振治遼州深得衆心時太原爲蒙古
所有河東北路州縣不能自立議者請勅晉安守臣
檄嵐石之兵以謀恢復移剌光祖等曰度太原之勢
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
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卽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望
卽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完顏伯
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
守土雖三公何惜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乃以文振行
河東北路元帥府事刺史從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
東山二百餘村遷老幼於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
柵防護秋穫奏言秋高直取太原河東可復優詔許
之十月以文振權元帥右都監張開權元帥左都監
同行元帥府事文振與開謀復太原至是兵集合堅
臺諸州兵復取太原詔升樂平縣爲臯州壽陽縣西

張寨爲晉州從文振之請也是歲封文振爲晉陽公
河東北路隸焉開爲上黨公澤潞沁州隸焉文振因
上疏曰河東自用兵來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
卒因緣而起以爲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
攘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擅請便宜以尊大
其權朝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
勢均不相統屬雖歸行省節制而去陝遼遠猝難聞
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
陽城破以來河東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望

揚聲教但令曳刺行報而已澤潞等處芻糧猶廣人
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咸聽節制遣
胥鼎行省河北詔諭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
選精銳并力恢復時澤潞已詔張開規畫勢難兼及
不能用其言五年文振以嵐管保德隩石寧化諸州
境土闊遠不能周知利害恐誤軍事葭州刺史古里
甲蒲察熟習河東事勢便宜奏請以蒲察分治嵐管
以西諸州詔文振就擇可者處之便地仍受文振節
制上黨公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頗有亡歸者詔分

澤潞粟賑太原饑民開不與文振奏其事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復請分上黨粟以贍太原詔文振與開計度頃之詔以石州隸晉陽公文振與開不協朝廷數遣使和解卒不釋其後遼州不能守徙其軍於孟州按是時晉陽公郭文振當西北兵衝開又不奉命以糧濟軍文振虛擁空名於上至不能調遣不得已請胥鼎行省河北以圖安全疏入不報安得不窮而思竄也至文振旣竄開勢愈孤以及於敗初必蘭阿魯帶識文振舉以爲將及開代領其衆而文振漸不能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望

守介小嫌而不恤國體開卒不免於覆亡亦氣運之使然與

興定四年元兵徇隰州詔諭隰州趙甫等以土地來歸是年徙隰州治黃河灘許父寨河曲縣志隰州古雄勇鎮故城在縣東北八十里許父寨卽今縣治

興定四年蒙古據太原自太原而南分兵四出時平陽招撫使胡天祚爲平陽公平陽晉安隰吉州隸焉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自恒山以南至平定州皆隸焉先後俱降於蒙古按是時金封王福等九人

爲郡公滄海河間中都東西路山東各隨地封授九
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
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九府財富兵強惟武仙爲
盛而不能用衆卒降於蒙古胡天祚降蒙古而被殺
郭文振徙居衛州而不能軍布木凱爲民家所殺王
福伊喇重嘉努張甫燕寧與蒙古戰敗死俱歸無有
九公之設龔靖康前事思用西北之民冀倖萬一而
事勢有不同同一士民岳武穆宗忠簡撫而用之爲
忠義之軍武仙諸人據而有之爲烏合之衆義不足
以激其氣德不足以固其心而又無才以爲之區畫
故終至於敗亡而不足恃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四

興定四年金兵出剄馬關武仙將葛鐵槍與之遇戰
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麤定
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
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穆呼哩善之卽下
令禁標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興定五年穆呼哩以蕭特末兒等由神池五寨入崑
崙攻降崑崙及火山軍自東勝渡河引河而西侵夏

夏人以兵附之遂取葭州金將王公佐遁

興定中召百官舉縣令程震得陳雷治爲河南第一
召拜監察御史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
震入仕有能聲至是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
爲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
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
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魚細民名爲和市
其實脅取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
責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望

未幾坐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震爲人剛直
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與及爲御史臺綱大振小
人側目者衆不能久畱於朝士論惜之

興定中雷淵爲監察御史淵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
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註易行
于世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于家乃
發憤入大學衣敝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恒兀坐
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友商衡每爲辯之
且賙卹焉後從李純游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賦進

士甲科累官至英王府記室參軍至是拜監察御史
言五事稱旨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
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人時號曰雷
半千坐此爲人所訟罷去淵議事得大體正大庚寅
倒迴谷之役淵嘗上書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深切
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爲人軀幹雄偉髯
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
顏間雖痛自懲創而亦不能變也爲文章詩喜新奇
善結交凡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異

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家無餘貲及待賓客甚豐腆莅
官喜立名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豪右發
姦伏一邑大震稱爲神明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
不達官至翰林院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按史稱
程震雷淵古所稱豪傑之士也當金之季羣小專權
恃勢排擠善類士大夫以柔媚取容一二骨鯁強力
之人皆擯斥不用又從而陷之遠近聞而氣索震淵
生長雲朔崛起邊荒之域目擊危亂之形慨然震奮
一時言人所不言爲人所不爲雖古之國士何多讓

焉淵爲侍御權貴歛避或以疾惡太甚論者譏之然
不足掩其風采也震劾荆抵罪比蹤於淵而皆以不
容於世齟齬憤激而死直道之難行也然亦足振季
世之士氣矣

興定中石天應守葭州王公佐言於合達曰去歲十
月北兵旣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
子招集餘衆得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
逃歸者且無鎧仗故請兵帥府焚浮橋以取葭州帥
府不聽又請援護老幼稍徙內地亦不應今葭州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四

民迫於敵境皆有動搖之心若秋敵騎復來公佐力
屈死遺民亦俱屠矣合達以聞詔合達圖復葭州按
金時葭州隸嵐州金以嵐州爲重鎮北筦三關西禦
夏人葭爲西夏門戶金將王公佐不能守咎在嵐州
無援而元得以長驅東勝也及元兵西指夏人輒以
兵附之遂取葭州而夏始有唇亡齒寒之患至石天
應浮橋成定葭綏直副王城力屈請降此無異宋與
金仇而元得下商鞅而趨大梁金亡而宋亦隨之矣
興定中王佐聚兵數千人權領霍州事佐字輔之霍

州人出身農家豁略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射元
兵時至聚衆禦敵平陽胡天祚承制加忠勇校尉趙
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
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遷授寶昌軍節度副使元兵取
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質其妻子
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
君妻子爲質奈何佐曰佐豈顧家者邪元光二年七
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衛上將
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吳

不協請徙沁州玉女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
開節制是歲七月救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上將軍
興定時金兵擾邊西北無完土而京西一境獨全趙
方之方也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
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
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
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
然有樽俎折衝之風尤能用名人如陳睭游九功輩
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

其死力卒爲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

金史文藝傳元德明系出拓拔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崑集三卷子卽好問也德明讀書於秀容之繫舟山後人名其山曰讀書山金趙秉文繫舟山圖詩山頭佛屋五三間山勢相連石嶺關名字不經從我改便稱元子讀書山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吳

元好問讀書山詩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園亦有野人居層崖映柴門昔我東巖君曾此避塵喧林泉畱杖履歲月歸琴樽翁今爲飛仙過眼幾寒暄蒼蒼池上柳青衫見諸孫疎燈照茅屋新月入頽垣依依覽陳迹愴然不能言

元光元年上黨公張開及元兵大戰於壺關勝之時開已取高平及澤州又以潞州爲屏翰奏封建公府沁居其北澤出其南爲關外藩籬開於是乞升澤沁二州爲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爲忠昌軍沁爲義勝

軍顧寧人云上黨不拔天下不可得志也壺關不下
上黨不可得而拔也自晉室南遷遭劉石符秦慕容
以至魏齊周隋相侵相并此爲要衝昭義之設唐以
制河北終唐世河北三鎮不能侵尺寸之地張開戰
元兵卽於壺關決勝壺關實爲虎豹金湯也壺關扼
其吭澤沁爲壺關重障升爲節鎮以資羽翼守禦之
一道也

元光元年七月庚戌元將按扎兒以其衆屯晉安翼
州之境丙辰上黨公完顏開復澤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辛

金元光元年冬十月金吉州知州楊貞築寨於吉州
西之牛心寨僑治州事貞忠勇以吉州人知州事築
牛心寨抗元兵時元兵所過州縣皆下貞獨固守子
克義戰歿元兵攻之益急其子克敬克讓力竭而死
元兵破寨貞及妻女闔室盡節穆呼哩入寨畱兵守
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相視
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
應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
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

元光元年十月壬子河中府萬戶孫仲威執其安撫使阿不罕胡魯刺據城叛陝西行省遣將討平之

元光元年元兵破葭州搆浮橋河上屯兵隰吉翼等州元楊行大元帥府鎮翼平青龍鰲背葛伯彈平諸

砦

金元光二年三月蒙古穆呼哩卒於解州穆呼哩自河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以疾卒穆呼哩雄勇善謀與博爾濟博勒呼齊拉袞俱以忠勇佐元主創業賜號爲都爾本庫魯克猶華言四傑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至

金元光二年金元帥都監侯孝順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孝順河東縣人一名侯小叔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補官累遷河東南路安撫使元兵圍河中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圍始解遷治中樞密言孝順才能可用權輕不足威衆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來議兵事因出城會議石天應乘機取河中作浮橋通陝西孝順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攻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盡棄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於雙市門孝順燒

絕浮橋撫定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岱守河中阿魯岱恆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岱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金元光二年高倫遷保垣曲縣之葛伯寨

金元光二年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討仙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至

仙走西山天澤遂復真定已而武仙夜襲真定史天澤奔藁城未幾天澤以藁城之兵入真定擊仙仙復走西山

元光二年四月元將達兒鯨等攻河東張開遣禹顯拒龍猪谷夾攻敗之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雁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有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至是敗元軍復所歷州縣將軍二百人守襄垣八年不遷元將嘗集河朔步騎數千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旣而戰於王女寨

大獲以功權元帥府都監正大六年軍內變城破被擒帥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繩鈐之旣而密與舊部曲二十人遁去聞上黨公軍復振將往從之元兵四向來追顯匿飯山寺中僧走報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

元光二年十二月戊午以上黨公完顏開之請諭開及郭文振史詠王遇張道盧芝等各與所鄰帥府相視可耕土田及瀕河北岸之地分界而種之以給軍

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三

元光中中條山賊侯七等聚衆十餘萬伺大兵旣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別將吳權府引兵五百夜出東門伏兩谷間戒之曰侯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城陷賊燬毀廬舍殺掠人民走中條先鋒元帥按扎兒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復遁去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襲領其衆

元光二年正月乙巳元兵下河中府侯小叔復之丁卯元兵復下河中府是時元軍十萬圍城援兵不敢

動城破同知河中府事侯小叔死之後四十餘日中
條諸寨無所統領乃詔推官籍阿外總其軍三月癸
丑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權元帥右都監總領侯小
叔軍甲子以完顏伯嘉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河
中府五月丙午京兆行省完顏合達復河中府及滎
州六月甲午詔罷河中府行省置元帥府朝臣議修
復河中府尚書趙秉文太常卿楊雲翼等言陝西民
方疲敝未堪力役遂止

元光中蒙古主親攻河中拔之河中自石天應死復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十四

爲金有辛卯至是攻下入其城金元帥完顏火燎走
塔思追斬之時元兵在河中拖雷已領兵入界慶山
奴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樞密院判官白華奏偵候
得拖雷所領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今就漢禦之諸
軍比到可行半月不若徑往河中目今沿河屯守一
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必當遲疑不進在北
爲投機在南爲掣肘臣以爲如此便合達自陝州進
奏帖亦爲此事上問蒲阿河中可擣否對曰拖雷兵
雖多計皆冗雜河中軍少而精無非選鋒我軍北渡

元兵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選鋒百里之外
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利合達
入見亦言河中之事與前日上奏時勢不同不敢自
主議遂寢二相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而已

明宗初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舉兵至河中達魯花
赤朶兒只趨晉寧告亂知河中府劉天孚日夜治戰
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令河東縣達魯花赤脫因都
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舫東岸令判官孫伯帖木兒
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守風陵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等渡阿思罕軍列柵河西岸使來索舟天孚入遣人
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月阿思罕縛筏河上欲縱
火屠城同知府事鐵哥河東廉訪副使明安詣阿思
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斂船濟兵入城天孚斫冰開投
河中

金哀宗正大元年宋寧宗十七年也以真德秀直學
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
也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于復讐知史彌遠欲以爵
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

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
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
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
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
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
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
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
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及史彌遠擅
行廢立尤忌德秀了翁使朱端密梁成大相繼劾奏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了翁居之靖州德秀罷祠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
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
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
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旣
歸浦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
用我者執此以往

正大初陳規爲司諫詔羣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言河
中今爲無人之境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
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修之未晚從之規字

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爲監察御史直聲聞於時貞祐三年劾參政侯摯親細事不謀大計警巡使馮祥以慘刻督責爲事請降黜以勵其餘帝罷祥職又言沿河悉禁斛斗北渡河北艱食人心不安昔秦晉爲讎遇年饑則互輸之况軍民効死禦敵復使乏食人心必搖宜疎太陽等渡之禁又言河北瀕河州縣率距一舍爲一寨置總領官一人其人率多無賴徵逐宴飲取給於下敵至則伏匿不出敵去騷擾如初宜皆罷之制可又條陳八事皆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七

中時弊渾源劉從益見之嘆曰宰相才也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戒勿令陳規知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耳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爲中京副畱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爲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於學問至老不廢每與人論及時事輒憤惋傷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之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爲葬之

金延安總管袁湘家太原石之臨泉袁虞舜裔也舜
生姚墟居媯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媯姓周武封胡
公滿於陳以國陳姓以陳公諡又胡姓至後漢太尉
安而下始爲袁湘父鐸祖景世有令德曾祖廸博極
羣書尚氣節不食然諾至湘克世其家當金之蹙國
王公佐鎮葭蘆當元勁兵之衝喘不自支集將佐議
舉可與計事者或言湘賢爲書致之三往返始來用
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聞諸汴京官以
忠顯校尉選主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超武節將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又

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爲藩援以安者五年後
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嘆曰吾愛一死
哉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卽下蘊怨積忿於我者
爲日旣久吾死而捐兵民以甘其心胡寧忍哉遂濟
河納欵於元將孛罕孛義之以便宜升臨爲州判湘
爲帥嗣復移鎮延安時旣偃兵湘敦勸耕稼裁抑游
惰使各食其力鄰境聞之逾河而西雖有良田美業
不恤願託處深山窮谷者不可勝計公符其守令居
借之廬耕助之牛儒生之賢而文實聳人瞻聲動人

聽者如侯立嚴昭焦舉張華王明畢美邵瑞張輔之
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羣吏不者則陞之學官
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革而禮讓興行矣會大料民
止籍主戶漏其僑家浮客者其後河東山西來徙其
民湘語使者免徙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時遣兵遠
戍湘言延安之籍民爲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
十兩始行及遠戍久役津饋不如於前老稚日困於
家勇者挺身而孤亡恇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
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闔郡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前襄

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上然其策自是凡有奏
請上必曰若從袁某所來耶言輒報可中統初病歸
言笑如平時曰吾平生所爲無不可語人者卒年五
十有九姚燧序其事泐諸石論曰人生紛綸尙武之
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而強者或徑行而
無謀亦旋然敗亡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則人亦
莫之信而爲之使嗚呼公於此時克樹功業裂地而
侯以傳諸子亦憂憂乎其艱哉是可以載行事於石
見白於後世也

正大元年九月樞密判官移刺蒲阿復澤潞獲馬千匹六年八月移刺蒲阿再復澤潞

金正大三年宋竇慶二年也宋詔贈陸九淵直秘閣沈煥直文華閣錄張棖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沈煥九淵門人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仕終舒州通判

金正大四年宋理宗三年也宋贈朱熹太師國公熹先謚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型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金正大四年蒙古主滅夏以夏主覲歸蒙古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月夏主覲方屈出降遂執以歸夏亡夏自元昊稱帝至覲亡凡十主合一百九十年

金正大七年蒙古史天澤攻武仙於伋仙敗走濟源之胡嶺關仙自西山敗走汲縣金復封仙爲恒山公置府衛州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來援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諸軍合攻之仙逸去屯胡嶺天澤遂取衛州

正大七年恒山公武仙自衛州圍上黨元兵至仙遜歸

金正大八年蒙古攻金河中取之蒙古主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善努棄京兆東還樞密院草火鄂和元師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板子鄂和懼城大而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破草火鄂和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鄂和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閬鄉初板子鄂和在鳳翔爲監戰奉御祿爾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祿爾遂譖鄂和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

金哀宗正大八年以完顏陳和尚爲忠孝提控破元

軍於倒回谷卽保德州之天橋峽也忠孝一軍皆回
紇乃滿羌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鷲狠凌突號難
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遇州邑
常料所給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
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嘗以四百騎破元軍
八千衆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一日名動天下陳
和尚天資高明好文史辟太原王渥爲經歷自居禁
衛日久人以秀才目之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
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卒

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淡然後以軍敗被執迫令降斫
足脛骨折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絕
大將義之酌以酒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
之
金史隱逸傳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
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
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
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
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

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金史隱逸傳王子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子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鄆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五

什於道則稱騶天元俊於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頂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爲翠靨衣常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籍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

麻九疇張穀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子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天興初元好問爲尙書省掾除左司都事轉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空

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至是游歷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剗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晚年纂述金源國史名曰野史金史多本於此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

十卷陵川郝學士經爲銘以表其墓略云先生生於太原之秀容系出拓拔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隲州團練使大父滋善銅山府君父格隴城令嗣叔父陵川令爲子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嗣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卽與倡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政不欲渠爲舉子耳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趙禮部見而奇之以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卷

書招來於是名重於時初筮除鎮平令再轉內鄉憂歸起復辟中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威惠詔爲尙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先生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尤邃於詩詩自三百篇以來極於李杜其後纖靡淫豔怪誕癡澁寢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至蘇黃振起衰踣益爲瓌奇金源有國土務決策于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笑以爲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

然出於正直配蘇黃天才清瞻邃婉高古沉鬱太和
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
而神采燦發雜弄金碧揉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
魄挾并幽之氣高視一世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
爲一代宗匠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
宗有趣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瞠昧先生獨能
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
其命脉繫而不絕其有功於世大也每以著作自任
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墓

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於
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武安樂夔
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無聞乃
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
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
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
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
矣郝氏與好問世爲師友伯常亦逮事有年故言之
親切如此好問三女珍有才名示詩云珠圍翠繞三

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
衛夫人嘗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
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好
問遂以金贖二雁瘞於汾水旁壘土爲識號曰雁邱
作詞紀事一時人士多和之其詞蒼涼感慨生死相
許援以爲風明一統志雁邱在陽曲縣內

金石文字記太原縣北門外惠明寺塔碑宋元豐八
年呂惠卿撰并書其陰下方有此三十一大字凡碑
文必面在先陰在後此碑元豐八年立爲乙丑歲而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四
陰所題辛卯反在其前蓋惠卿磨去前人之文而自
刻之者其陰歲月猶存則固心勞日拙而天理之未
盡泯者與

天興元年中京人推強伸爲府簽事伸本河中射糧
軍子弟貌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州副都統
安寧復潼關有勞累仕不遇至是衆推爲府簽事領
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復被圍東西
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募壯士
得五千人赤身而戰往來救應大叫以懸子軍爲號

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刮錢爲鏃得元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創遏敵砲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駝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得一鸞如賜百金九月元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一月兵倍前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爲中京畱守行元帥府事假以便宜伸誓以死効會糧盡軍士稍稍散去元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責曰君獨非吾家臣子也旣不能勤王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畜

軍卒今貴爲畱守誓以死報國遂躍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卽手解都統銀符佩之士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元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部下二百鼓譟而出元兵退六月胡土走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及中京七里河將見大帥塔察語益激兵卒曰此人乘角如此其能降乎不若

殺之因好語誘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宋端平初以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未幾拜德秀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奎

知政事時德秀已得疾上表乞祠逾旬而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旣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于

後世德秀之力爲多

金自世宗嚮用文學邊郡多擅風雅太原王渥博學
工尺牘字畫清美有晉人風登興定二年進士第爲
時帥奧屯邦獻完顏料烈所知故多在兵間中州集
仲澤博通經史有文采善談論工書法詩其專門之
學人物楚楚若素宦於朝吏事則與冀京父相伯仲
其辨博又屏山所許天下談士三人之一也

金天興元年括粟民間金主以和議旣絕懼兵再至
乃復僉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赫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空

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赫諭民曰汝當從實推唱
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旣而罷
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
史大夫內族哈準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尙可得
百萬石金主乃命哈準爲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
括之哈準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
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
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玖珠尤酷暴有寡婦二
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矣

執寡婦以令衆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
養故雜蓬糧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
斗之餘也玳珠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于
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輦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哈準
哈準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
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
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
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
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錫瑪喇愛錫嘆曰與其食
之寧如勿奪爲奉御博諾所告金主怒送愛錫有司
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李

金天興二年金主東走以崔立爲外城西面元帥立
作亂幽監國梁王從恪自爲太師尙書令都元帥以
城降蒙古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
敗始大懼會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
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時兩宮
已出至陳畱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
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訥蘇肯及薩尼雅布曰京

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至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訥蘇肯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輝等十餘人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詔命爲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尙書令鄭王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遂送欵詣蘇布特軍蘇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六

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至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尙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以理論之奕不能對遂止其役

金天興三年宋端平元年也春正月孟珙見黑氣壓

城上曰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欲降者衆琪乃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是夕金主守緒傳位於其宗室承麟孟琪師入呼沙呼帥兵巷戰不能禦金主知事急卽取寶玉寘於幽蘭軒環之以革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承麟亦爲亂兵所殺完顏京錫焚幽蘭軒火方熾大兵突入左右皆走避京錫畱不去衆問之京錫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衆曰汝命且不保能瘞而君耶京錫曰吾逆知君輩決不遺吾吾若果得瘞吾君雖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十九

寸斬不恨衆以告其帥布展曰此奇男子也許之京錫乃收餘燼裹以敝衾瘞于汝水旁再拜號哭將赴水死以救免後不知所終初金使完顏阿虎帶乞糧於宋金主諭之曰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宋也宋人卒不許至是元滅金金十主歷一百二十六年金亡顧迴瀾列論金源之季比事屬辭原其覆敗之由與汴宋相埒謂宋請平於金以康王爲質金亦以曹王爲質於蒙古以請平

宋以幹離不引兵北去而赦金以阿速不臺退師河
洛而赦以至紙鳶紙燈退敵猶郭金六甲之術申福
殺蒙古行人平州人亦殺金使宋括民田金亦括民
粟宋之郭藥師以城降於金金之武仙亦以城降於
孟琪徽宗奔亳州而幹離不遂圍汴金主奔河北而
速不臺亦圍汴及梁荆禍烈青城酷於北轅南渡之
厄二后間關和林辱於青衣五國之羞慟悼雙溝如
一望悴顏四顧潛涕之悲衣寶自焚如魂消雪窖淚
灑冰天之痛敗衄於元而收功於宋歷歷不爽以爲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四

卅

天道好還亦有適然者矣

